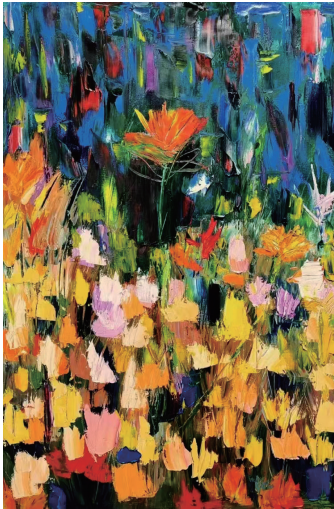


随笔

松子落

王祥夫



我小的时候很笨，总是一听到那首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，马上就会想到从老家寄来的松子，当然从老家寄来的不单单是松子，照例还有松蘑或榛子蘑还有松花粉。有一回居然还寄来了冻得结结实实的黏豆包，黏豆包很好吃，但必须得冻着，到吃的时候再化开。还有那种秋子梨，黑不溜秋，个儿不大，但就是好吃，放凉水盆子里化一夜，梨的外边便是一个晶亮的冰壳子。

到了冬天，我的故乡东北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，几乎是什么都可以放在院子外边冻着。过年包饺子，包了一帘又一帘，包了一帘又一帘，然后一帘一帘地全都冻到外边去，冻结实了再放进口袋里，一口袋，再来一口袋，好家伙，还不行，那就再来一口袋。饺子以一口袋两口袋论，只有东北人才有这么个词汇，别处能这么说吗？放在院子里的冻饺子一直可以冻很久，吃的时候取回来下锅煮就行。东北人的口音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“客人”叫“且

人”。“且人来了，求饺子去，咱们下饺子吃。”这个“求”的发声是三声。其他地方的人们放爆竹，而东北在极寒的天气里是洒冰花，提几桶水，用瓢舀上往天上洒，洒上去是水，落下来即刻便是小冰粒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把衣服给弄湿了。和朋友们出去喝酒，经常是要一盘炸花生米再要一大盘炒松子仁，结果松子仁很快就被吃光，而后再要一盘，又很快吃光。可见松子是好吃的。有一种北京小肚，名字就叫“松仁小肚”，是熏的那种，肚子里就有松仁，切大薄片以下酒，可真好。而松子的正经吃法却在于只吃松子，一口酒，用手撮一撮松子放嘴里嚼，可真香，也真够阔气，来一大盘，直径一尺半的那种大盘，这么大盘松子恐怕还不够，酒喝好了，还得再来一盘。松子烙发面饼也不错，发面饼很寻常，但只要是两面粘上松子，那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，吃拔丝山药，要多加点松子在里边，这个拔丝山药不赖，真香。

我上山，比如说上北岳的恒山——其实我不怎么爱爬山，但朋友来了总是要陪着去，每去一次，到了山下，心里就会说别上了别上了，但两条腿又忍不住动了起来，我要去看看上边的松树。北岳恒山的松树可以说每一株都是伟丈夫，黄山的老松是扭曲入画，而恒山的松树不管那一套，我就是一直往上长往上长，你扭曲好看，我直溜伟岸更好看。恒山之上，五六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松树也都是直的，又直又粗又壮，粗直壮三个字它都占了。可是呢，我想看看它结的松子能吃不能吃？在树下找落下来的松球，松球可真不小，但里边的松子却太小了，有人说这是公树，松树还分公母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得找机会向植物学家们请教一下。我没事写字，特别喜欢写的两首诗是唐诗，一首是：“泠泠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。古调虽自爱，今人多不弹。”另一首就是韦应物的《秋夜寄邱员外》，末了那两句就是“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”，这该是多么安静的境界啊。月色下的群山，松子落了，从枝头轻轻落下，落在了地上，一声，又一声，接着又一声，这夜可真够安静的。

我是喜欢安静的，但现在去哪里可以寻找到这份安静，也许只有在山上，静到可以听见松子落……

临万物苏醒，养种种田安身立命！一张旧桌，一碗米饭，一瓶老酒，几粒瓜子，吃得自在安心。他说：我是凡人不是仙，所有一切全靠天。瓜子搭酒也能醉，杂乱无章也酣睡。披着一身霞光，从田地劳作归家，途中，他又诗意萌发：夕阳落，冬夜长，鸡栖树，等太阳。某一天农闲时，他忽忆及小时候读书的快乐时光，不由感慨：四面环山一良田，耕种已有好多年。儿时不知读书妙，而今只能守田园。劝儿好好把书念，待到花甲写自传。匍匐在大地上耕耘，这位师傅依旧心怀希望，放飞梦想，他计划到花甲之年好好写自传。丰富的经历，苦难的磨砺，想象他的自传一定接地气。

信手翻看朋友圈，看到之前因修手机认识的一个小伙发出一条信息：“奔跑起来全是风声”，同时还配了三张图，图上并没有出现一个人影，也没有风吹过的一点迹象。第一张图，拍的是透过一排树从东方升起的太阳，让人充满希望；第二张是街角公园一景，周围远远近近林立的高楼，三四棵稀疏的小树；第三幅是一张无人坐的长椅，边沿靠背看得出磨掉的橘色油漆，阳光柔和地洒在上面，拍图的人可能还没走出这个街角公园，椅背上深深浅浅铺着几棵树的阴影。这条长椅平常估计坐过不少前来健身、晒太阳的老人们。画面静止，风景流动。拍摄的时间大概在早上六七点，公园这个时候人还不多。如此安静的画面，让风景里的人诗意大发，脑洞大开：啊！原来“奔跑起来全是风声”。

平常生活，平凡你我，拿起笔，每个人都是作家，都像诗人。哪怕自言自语，也是一种拯救。

连载



心语

凡尘诗意

殷剑贞

微信的最大好处，就是谁都有表达情绪的机会。认识一位卖西红柿的师傅，每到八月中旬，他将老家的旱地西红柿拉到省城，在固定的地方摆摊叫卖。多年不变的亲民价格，慢慢积累了一批老顾客。他称自己是种地的农民，微信上的个性签名是：做个好农民。偶然看他的朋友圈，内心满满的诗意和情怀。西红柿卖完了，他有时还拍一些当地农民施肥、种植的视频，春夏秋冬的田园风景，着实抚慰不少人的家园情结。近期，他又开始发一些养鸡、养猪的文字或视频。前几天的视频中，他身穿校服，后面跟着一大群滚圆的肥猪，俨然一个发号施令的“猪司令”。配的文字是：身穿校服不是学生，脚踏球鞋不为健身。岁月匆匆已经五旬，头增白发额添皱纹。春已来

谭坪塬水缺石头少，但那时庄户人家的土窑洞前，总倚着一块抵骨子的大石板。

有了大石板，就能抵骨子了。这个动词词组，说来颇有意思。单一个“抵”字，就用得极为讲究，其义与抚、抹、刷、拭相同，《说文解字》里有，但久已失传，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很少见，喝酒时候的“抵两口”已是引申而非本义。而在谭坪塬上，却像“传家宝”一样沿用至今，除了抵骨子，老辈人用梳子“抵头发”也是此义。只是世世辈辈知道骨子怎么抵，十之八九却不知道“抵”字咋写，日用而不知的背后，是不问究竟的久远传承，吕梁山作为古汉语的活化石，抵骨子可为旁证。

“骨子”这个说法也极为贴切，千层底的布鞋，全凭它支撑骨架。三伏天日头毒辣，抵骨子最是时候。大石板放倒，白面或黄面发成的浆糊，用小刷小帚之类均匀抵一层在上头，将平日攒下的布头，一块接一块拼贴上去。待稍干，再抵，再贴。如是者三四，始告功成。毒晒一整天，干透之后取下，一团碎软便成了一张张硬骨子。母亲们的针线筐箩里有全家老小的鞋样，依样剪裁骨子即可。鞋面用条绒布或黑粗布，内包一两层骨子。鞋底则须五六层骨子，白洋布蒙了，再用麻绳或白线绳密密实实地纳好，千层底、踢倒山的说法虽然夸张，但大致上并不走样。老汉们穿的做成圆口，跟脚且舒适。地里干活的人穿方口鞋，穿脱方便，鞋里面进了土，脱出脚来用指头轻轻挑起，不劳弯腰上手，就地磕几下，鞋窝里的绵土就腾撒出来了。小孩子一天到晚不消停，一不留神鞋和脚便各在一方，所以鞋面上左右各嵌一块松紧布，鞋带一样紧在脚上，这种鞋貌似驴脸，所以就叫驴脸鞋。

记忆中的塬上妇女，顶针是戒指，纳鞋即休闲，一年到头，犄角旮旯里的碎片时间都被手里的鞋底填满。门口老树下的邻里闲话、雨雪天时闭户独处，傍晚油灯旁夫妻家常，通常都在穿针引线中度过。乡下人心实嘴笨，表情达意的事情也在针头线脑上寻解决。高兴了便纳鞋底，神采飞扬的气场里，针飞线走的舒畅是一种享受。生气了也是纳鞋底，一锥一锥用力扎下，一把一把将针脚抽紧，心绪渐渐便放松下来。烦乱了，憋闷了，还是纳鞋底，纵然心事如一团乱麻，搓成绳、绗上针、穿过千层骨子底，乱麻也就整齐了。有首歌怎么唱着来：生活是一团麻，那也是麻绳拧出的花。穿鞋走路不硌脚，怕他世间什么坑坑洼洼？远行的人出门，一双新鞋悄悄塞进行囊。逢年过节，孝敬公婆一双，回去住娘家，少不了给自家爹妈也带上。娃淘气了，扬起手里的针锥子作势要扎，一般便唬住了。

买鞋这种事情是比年节之外割肉吃都要过分的。定了亲的女子，过门之前由婆家供给四季衣裳，供销社柜台里的塑料底布鞋，那时管叫“皮底鞋”，已是人们想象中的浪漫边界。当兵的小伙子偶尔回来探亲，脚下一双帆布胶底的解放鞋，神气到不得了。记得大妹三四岁上，爷爷从西安带回一双红条绒带花的“皮底鞋”，全家稀罕得跟天外之物似的。公社唱戏，大妹归途中趴在父亲背上熟睡，到家时心爱的“皮底鞋”竟少了一只，原路返回找寻，结果是没有结果。大妹哭天抹泪一场嚎啕，家人也为此懊恼了好些日子。

我从开始学走路一直到上完大学，风雨泥泞的二十多年，一路踩着母亲手做的布鞋走过，直到上班挣上工资，才基本告别了素履以往的青春岁月。“素履而往，独行愿也。”多年后读《周易》，才发现朴素的布鞋里竟藏着如此古老的人生智慧。惜乎愚不可及的我，当年却只有“人比人”之后的自卑。如此格局，注定了既凡且俗的一生。前些年回家，母亲总问：还想不想穿布鞋？我说一句想呢，她便高兴得孩子似的，麻利地从板柜里拾翻出两双来塞进我的背包，那神情，仿佛城里上班的娃穿家做的土布鞋是她多么大的荣耀。七十多岁的母亲如今早已降不动沤麻、扯麻、拧绳、合线、纳底、上鞋的粗重营生，抵骨子的大石板不知所终，拧绳合线的铁砣也早已弃置，而尘封的记忆里永远亮着那时昏暗的油灯，灯下是她忙碌的身影。

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

本版插图 龙 艺

乡恋

布履记

乔傲龙

历史